

我有个堂哥,叫清河,译名就叫“耙耳朵”。在我们当地,冠以这种名号的人是令同类男人瞧不起的。因为他是大伯家的二儿子,所以,我们也只能叫他为二哥。

二哥为人醇厚,与世无争,见人总是一张笑脸。所以,他也很少和人发生过争执,脸红的话都没有向人家说过,给人的印象就是嬉皮笑脸的那种感觉,尤其是在二嫂面前,更是大气不敢出,回话也不敢顶嘴,二嫂的话就像圣旨一般,二嫂说东,他不敢向西。

1986年深秋的一天,二哥斗胆背着二嫂的面干了一件大事:二哥在他干临时工的煤矿单位,抱回来一台脱了漆的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一听说二哥抱回来一台电视机,满院子的人都来看稀奇。在那个年代,农村是没有电视可看的,稍好一点的家庭能有一部收音机就不错了。当二哥抱回来时,整个下午,满院子都是人,都等着看这新鲜玩意儿。二哥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也马不停蹄地赶制天线。正在此时,在外干活的二嫂见家里院子里来了这么多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就从对面的禾田里赶了回来,看见忙得满头大汗制作天线的二哥,上前不分青红皂白就揪住二哥的耳朵提了起来。二哥痛得“嗷嗷”直叫,只好偏着脑袋随着二嫂沿着院子转了一圈。大家见状,也知道二嫂的厉害,赶忙做鸟兽状匆匆散去。

二嫂揪着二哥的耳朵转了一圈之后,然后以命令的口气向二哥说道:“你给我站好,今天不把事情讲清楚,你今天就甭想过关。”脸痛得有些扭曲的二哥只好站在石墩上,似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怯懦地说道:“我们那单位刚买了台新彩电,所以就把这旧电视机便宜处理给我了。”

“多少钱买下的?”

“八十五。”

二哥的回答终于惹怒了二嫂:“我看你才是个二百五,你一个月工资才一百二十多,你却花了一大半的工资买这破电视机,它能当饭吃还是当钱花?”二哥低下头,局促不安,接受着二嫂的训斥。放学回来站在院子里的侄儿小毛和侄女小花只好同情地看着父亲。

虽经过了一场风波,电视机最终还是留了下来。

其实,二嫂责备二哥是有原因的。我们的爷爷只有四间低矮的土坯房,分家时,我们和大伯家各分两间,大伯一家六口人挤住在那两间土坯房里,年老的大伯和伯娘住一间,还隔了一个小间给侄女小花住,侄儿小毛和二哥住在一起。那时修的房又没开多少窗户,隔开后的房间都是黑咕隆咚的。时常听二嫂责怪二哥:“我们哪住的是房,而是住的阴间。一家人住在屋里,连放个屁都打不过转身。”二嫂稍不顺心就数落二哥:“嫁到你们家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一天福都没有享过……”二哥每当听到这里,也只有蔫蔫地让开,坐到院子里那石墩上,抬头仰望一下天空,然后又回看一眼土坯房,无奈地摇了摇头,接受着二嫂的数落。

二哥二嫂的房间里,住着的侄儿小毛一天天在长大,他们的床只有各自拉

上一块布帘作为彼此隐私的屏障。二嫂吵着要修一栋自己的房,没有钱,一直都没有修起来。二哥为了实现二嫂这一愿望,只好到本县一家国营煤矿当了一名临时工,每月的工资除了一家人必要的开支和两个小孩的学杂费,离修房的钱还差很远。没有修上房,二哥的头顶又多了一团乌云,头也在二嫂的面前低得更低了。

2007年秋,我们村的柑橘喜获丰收。可跟果品公司签订的合同数量有限,那仅有的一点数量被先成熟收获得早的人占去了一大半。二哥家的果园在后山的背阴处,果子成熟期晚,二嫂为此事把脸都急青了。二嫂找到采购员好说歹说,才答应收下她家的果子。果子收好以后,等了几天,那采购员才跟随一辆拉货的车来装果子。二嫂一边安排人装果上车,一边回家准备好酒好菜招待司机和采购员。采购员吃完饭,把嘴一抹,一边用牙签掏着牙缝,一边向二嫂说道:“为了收你家的柑橘,我还请我们经理去吃了一顿饭,总共花了两百多块钱,为了你们家的事总不能让我来给你们买单吧?”二嫂知道这分明是在敲她的竹杠,可又没有办法,如果不给他钱,他就可能不会再来拉后面的柑橘了,自己果园里的果子眼见才收了一半。二嫂没法,只好出去借了三百块钱给了那采购员。

晚上,二哥从煤矿回来,二嫂气愤地把这件事跟二哥说了,二哥听后也没吭声。又过了几天,那位司机和采购员又回来拉二哥家的最后一车柑橘。待把账结清之后,司机上车准备启动时,二哥却两手叉腰站在了车的前面。司机赶忙熄了火,用不解的眼光看着二哥,二哥叉开八字脚,换了一种姿势,双手端在胸前,以微笑不语的姿态看着他们。司机只好把目光移向了身边的采购员,采购员见状,红眉毛绿眼睛地从车上跳了下来,上前抓住二哥的肩膀:“老板,怎么回事哟?我们好心来收了你们家的柑橘,难道你还不让我们走吗?”此时的二哥把肩膀拐了一下,甩开采购员的手,不愠不火地说道:“王采购员,你来收了我们家的柑橘,我们全家人都感激你,可你们不能这么来敲我们一杠子,你知道你敲我们这三百块钱,对我们农村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吗?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一千斤柑橘就打水漂了。我们乡下人,好酒好菜地招待你们,你这样做也太过分了。”采购员想再次上前拉开二哥,二哥却大声高呼了起来:“怎么?你还想打人吗?你今天敢动我一根手指头,我叫你们今天出不了这个村!”村里人听到二哥的呼叫,都不约而同围了过来。二哥挺直着身躯仿佛腾起一股凛然之气,与往昔的二哥判若两人。采购员见状,只好上车从自己的公文包里取出三百块钱放在二哥的手里。

事后,二嫂问二哥:“你平时在我面前唯唯诺诺的,那天你的胆子为何那么大?你是不是要在我面前造反了?”二哥没有回答二嫂的话,只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

当然,这样的壮举并没有改变二哥在二嫂心目中的地位,二嫂依然还是那样揪着他的耳朵在院子里打转。二哥似乎也乐意接受二嫂这样对他的惩罚,惩罚之后,有时脸上还露出幸福的微笑,对于这一切我却有些不解……

现在,二哥住进了城市的商品房,也过了花甲之年,已是满头银发,背也有点驼,在煤矿干了那么些年,风湿有点严重,走路的姿势都变了。在外打工二十多年的我,今年回家去看望二嫂二哥,问起他为什么那么怕老婆?他又是那么神秘一笑,然后,意味深长地回答我:“跟老婆吵架,你永远是会赢的,如果你真要分出一个胜负来,那样的家还会安宁、幸福吗?”

我听后一愣,如醍醐灌顶。

远去的报刊邮亭

□周依春

随着网络媒体的骤然兴起,纸质读物日渐冷落,曾经遍布大街小巷的报刊邮亭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日新月异的都市里很难寻觅其踪影。

曾几何时,小小的绿色报刊邮亭,不仅是街头巷尾的一道靓丽风景,而且还为市民提供着精神食粮,填补着时间的空白和内心的空虚。虽然邮亭不大,占地面积只有四五平方米,但里面的内容却丰富而充实,各种报纸杂志琳琅满目。既有党报党刊,又有生活娱乐报纸和武侠、言情刊物;既能让市民随时了解国际国内大事、要事等时政新闻,又能给人们单调枯燥的生活平添一份快活。花上几毛到1元钱,买一份《参考消息》就可以居家能知天下事,买一份广播电视报就可以知晓一个星期的电视节目和精彩的电视剧剧情,买一份达州晚报或都市生活报就可以知道身边新近发生的奇闻、趣事,甚至还可以欣赏到一些精美的文学作品,让人心情愉悦,枯燥无味的日子就这样变得快乐有光。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张二娃,手臂做过截肢,他白天守着自己的报刊邮亭,早晚穿行在大街小巷,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卡基尼中山装,脚上穿着一双军用胶鞋,腋下夹着一大摞报纸,肩上斜挎着一个帆布挎包,挎包上印着“为人民服务”5个红字,口里不停地喊着:买晚报,看新闻……那尖厉拉长的叫卖声在街巷中久久回荡,早出晚归的人群行色匆匆,时不时一个人路过5毛钱,买走一份报纸。张二娃用双肘接过钱便塞进帆布挎包里,不到两个小时,一大摞报纸就买完了,随后他口里哼着小曲,悠悠哉哉地回他的报刊邮亭了。

在那个经济极度落后的年代,别小看那小小的报刊邮亭,一个小小的邮亭就能养活一个家。而经营那样的报刊邮亭,大多是城市里无生活来源的贫困居民,都是街道办安排的,带有照顾性质。稍微有点经营头脑的人,再在旁边搭一个小条桌,附带搞点香烟、茶水之类的营生,一家人的生活费不就差不多了吗?

不久前的一天早上,我路过一个公共汽车站旁,赫然发现一个多年未见的报刊邮亭,它在两棵小叶榕树的掩映下,像一个被遗弃的“孤儿”,普通得没有哪个人会注意。整个邮亭呈绿色,亭子的上边是一条宽约20厘米的白色边带,边带上书:中国邮政(四川省邮政公司)、新闻报刊亭、四川日报报业集团,邮亭的左侧上方挂着一个白色的正方形塑料灯箱,灯箱上印着“党报党刊销售点”7个红字。由此可以推测,这个报刊邮亭是四川省邮政公司和四川日报报业集团联建的。

想不到如今这里还有这样一个罕见的“古董”,我有点好奇,不禁上前和守亭人攀谈起来。

“大叔,是您在经营这个邮亭吗?”守亭人是一位60多岁的老太爷,瘦高个子,一看就是一个能干人。我率先跟他搭讪。

“我可不是经营邮亭的啊,如今已经进入电子化时代了,看纸质刊物的人越来越少了,除非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现在经营这样的邮亭再也无法养家糊口了。我是农信社的退休职工,主动请缨每天来这里义务服务的,我有退休金,既不是为了挣钱,也不会收取任何报酬。”老太爷直截了当地说。

一眼望去,报刊邮亭里,除了几摞报纸,别的刊物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忍不住问道:“您这里只销售报纸?”

“销售党报党刊,向市民传递党的声音,宣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这可是一件大事。”老太爷一本正经地说。

我自愧弗如,无言以对。没想到退休职工的站位如此之高,我不得不为他点赞!

“哦,原来如此!”我礼貌地向他点了点头,随后离开了。

临近正午时分,我再次路过这个报刊邮亭时,邮亭的卷闸门已经落下,斑驳的日影落在陈旧的卷闸门上,岁月的痕迹清晰可辨,报刊邮亭的命运和时代的变迁是如此地息息相关!

